

THE BEST
SELLERS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当代世界金榜畅销名著



大家族

(法) 莫里斯·德吕翁

印刷工业出版社

THE BEST
SELLERS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大家族

[法国]莫里斯·德吕翁 著
李振荣 译

印刷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家族/(法)德吕翁(Deluwon, M.)著;李振荣译.
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2001
(当代世界金榜畅销名著)
ISBN 7-80000-404-X

I. 大… II. ①德…②李… III. 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42795 号

印刷工业出版社

北京后沙峪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487 字数:12000 千字

2001年9月第1版 2001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1-500

ISBN 7-80000-404-X/I·13

定价:4500.00元(全套四十卷)

内容简介

微不足道的 50 法郎奖金。

享誉百年的文学桂冠。

首屈一指的畅销精品。

这就是法国著名的龚古尔文学奖，一个创立百年、享誉全球、影响久远的法兰西文学“殿堂”。

当作品获得该奖前，无论是作品还是作者，也许都默默无闻；

当获得该奖后，微不足道的 50 法郎奖金，带来的却是：

惊人的销售数量；

巨额的版税收入；

无限的社会效应。

就这么神奇。

就这么轰动。

而我们面前的这本《大家族》，就是获得这样一个神奇奖项的作品。

这是一幅淋漓尽致的讽刺画。无论是法国讽刺小说的鼻祖拉伯雷，还是后来的讽刺巨匠伏尔泰、法朗士，他们的讽刺技巧都没有《大家族》的作者这么娴熟全面，这么炉火纯青。几乎书里的每一个人物，每一次出场，每一个语句，无不具有轻喜剧式的讽刺味道，然而这样繁多的讽

刺却并不让人感到难于接受，每一个都是那么自然，那么随意。这是怎样高超的水平啊！

这是一幅大胆描写的性爱图。无论是巴尔扎克，还是左拉，他们对资产者通奸、妓女卖淫的描写，都没有《大家族》那样的深度，那样的广度。笔触全面广泛，描写逼真露骨，刻画准确传神……一切的一切都大大超过前人。

这是一个精炼传神的文学精品。放弃了每一个多余的细节、多余的字眼，一下子就“蛇打七寸”，直击要害。在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时代，这部小说删繁就简，一步到位，特别适合读者的阅读需求。当丈夫从美国归来时，妻子只说了一句：“你欺骗我了吗？”只此一句，包含多少话语！倒出多少问题！

这是一次人性百态的全面曝光。无论是达官贵人的尔虞我诈，学界泰斗的“德高望重”，手足兄弟的勾心斗角，还是农村穷人的发财手法，纯洁小孩的病态癖好，普通歌女的敲诈技术……总之，人与人之间的一切高明与卑劣的手法、心理，无不在这里得到体无完肤式的“展现”。

……

因而，《大家族》一经出版，就受到普遍的欢迎，不仅获得法国最著名的龚古尔文学大奖，而且还被搬上了屏幕。

好评如潮。

赞不绝口。

多国翻译。

读者无数。

这就是摆在您面前的《大家族》。

THE BEST
SELLERS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法国讽刺小说的水平在这部书中得到历史性的体现。

——法国《费加罗文学报》

巴尔扎克与左拉对资产者通奸和妓女卖淫的描写，远没有《大家族》那样的深度和广度。

——美国《出版者周刊》

大
家
族

第一章

诗人之死

大
家
族

十二月里的空气又干又冷，简直像玻璃一样，脆得似乎一敲即碎，有些阴暗却不失明净的天空中繁星闪闪。巴黎向夜空映去一片亮丽的玫瑰红，数以万计的灯泡、煤气路灯，还有橱窗里成排的照明灯，屋顶上闪烁的霓虹灯招牌，来往的汽车车灯照亮的大街，贫民窟的天窗，剧院的柱廊，议会大厦通宵达旦明亮的窗户，艺术家们的工作室，工厂的玻璃窗，守夜人的蜡烛光，以及水池、柱廊石、镜子、戒指和军人白胸甲上的各种各样的反光，所有这些灯光交融在一起，像一座明亮且透明的巨形圆盖扣在首都巴黎的上空。

第一次大战结束至今已经两年了，巴黎在地球的中央重新出现，变得更加的光彩夺目。各种事务和思想的活动大概从来也没有像一九二〇年年底这样兴旺过；金钱、豪

华、艺术品、书籍、佳肴、酒、言论、装饰、幻想，也从来没有如此彻底地深入各个角落。似乎全世界的空谈家们，都聚集在塞纳河左岸的咖啡馆里，慷慨激昂地嚷着。当然有真理，也有奇谈怪论。他们身边围满了吸引来的闲人、美学爱好者、终身革命家或一时的造反派。他们就是这样，每天晚上都举行着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见过的、规模最大且引人注目的智力集市。来自不同政体、王国的臣们、外交家们，在花团锦簇的布瓦区的宴会上济济一堂。刚刚创建的联合国，选择了凯道赛的时钟厅，作为第一次议会的会址，也就是在这儿，她庄重地向人类许下了要开创一个幸福时代的诺言。

女人们已经开始裁短了裙子，剪掉了长发。从路易-菲利浦时代就营建起来的防御工事，突然变窄小了。人们铲倒了高墙，填平了壕沟，城区将向所有的贫民区扩展，滚滚而来的砖和巨浪般驶来的水泥淹没了原来林子里的教堂。

大战刚刚胜利结束，共和国就已把一位法国最彬彬有礼的人士选为她的第一任总统。于是法兰西在几个星期的时间内，沉浸到了无节制的欢庆之中。

巴黎从来也没像这时成为一个寻猎如此成功的社会。在这里，至少有一万个经常更替的分掌政权、财富，维护风雅及驾驭优秀的人才。当时有崇尚珍珠的风气，因此这些人几乎可以同珍珠相媲美，珍珠就是这些人的象征。珍珠有真假之别，这些人也有有无教养之分。有的人在短短几个月内便失去了光泽，而有的人却在市场上价值与日俱增。这一万人中没有一个人像宝石那样洁白澄亮，光彩耀

人，都像深海的产品一样，模糊，甚至有些浑浊不明。

他们周围还有二百万人，都是些生来就运气不佳，或者应该说是没能，或者根本就连想都没想过碰到好运气。同在其他朝代一样，他们或是在提琴队里凑数：或是给女明星管服装；或是给别人绘的画裱糊装柜；或是为阔绰的婚礼钉地毯好让人们踏踩。这些最倒霉的人就这样被卡在别人的名望后面及艰苦的劳动之中，永远无法出头。

但是，任何人都无法说清楚：到底是这一万人领导组织那二百万人并从中获利呢，还是那两百万人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不断的培养出那些王冠上的珍珠。

站了五个钟头，为了看一辆王家马车通过的人群比坐在车里向人们致意的国王还要激动。

晚年经历了大战，现已行将就木的一代人，觉得巴黎和他们一样日渐衰败。他们为礼貌和法国式的精神的末日来临而痛心，认为那些都是他们完整保留下来的十八世纪的遗产。而忘了他们的父亲和祖父也曾这么说，还忘了他们自己也曾给礼貌添加过几条规则。他们也只是在晚年时才重新找到了他们意义上所指的“精神”，认为那些时髦太过火，社会风气太开放。而诸如同性恋、吸毒、错综复杂或反常的性爱关系，在他们当年的教育中，是作为罪恶看待的。在他们的时代里是受抵制或被掩盖的，而当今的年轻人却差不多将这些当作正常的消遣在他们面前炫耀。因此，老一辈人在指责中或多或少地掺有一点羡慕。他们还觉得最新的艺术品不配这个称号，而种种新理论也恰是野蛮的表现。同样的，他们蔑视体育。

与此同时，他们以极大的兴趣将科学的发展记在心

里。当他们看到机器的发明及技术的进步闯入了他们的物质生活领域时，心里充满高兴和自豪。当然，有时还不免夹着一丝不快。由于拥挤打破了人们的愉快，他们惋惜安静的文明化的生活方式——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巡视这个时代以后以一言概之：这只是使人眼花缭乱的昙花一现，不会持久，更不会有好结果。

人们对此可以只是耸耸肩，然而老一代人这样的看法不光是因为老年人永远的不满，还有别的原因。一九一〇年到一九二〇年间社会产生的裂隙比一八二〇年到一九一〇年间的还要深刻和不容置疑。巴黎如此，人们也是如此。人们常这样来谈论这一辈人：“一个星期就老了十岁。”上个世纪大概是高度文明开化的法国，在四年的战争就倒退了一个世纪。但是，巴黎仍像一个肺病患者，苟延残喘渴望着生存下去。

尽管这个社会伤痕累累，幸福还是可以有的。同样，一个社会里尽管有许多成员痛苦不堪，但依然可以显出幸福的景象。

年轻人把所有眼前的或可预见到的痛苦，当时的困难及未来可能发生灾难的责任都归咎于他们的长辈。曾经是和现时还是那一万人中的老年人，听到人们谴责他们无心犯下的罪恶，谴责他们自私、懦弱、不通情达理、轻率及好战的，虽然那些谴责者们自己好像也没有表现出更多的宽宏大量，更多的信念与稳重，向他们指出这一点时，他们反驳说：“可就是你们把我们造就成这个样子的！”

每个人，即使在光芒四射的巴黎，也是在顺着自己生活的隧道前进。他作为过客，却意识不到自己是在方圆几

里内都可以看清楚的巨大光穹之下行走；看到的，只是眼前昏暗的人行之道。

二

气喘吁吁的拉肖姆大娘，艰难地移动着那肥大的臀部，攀上了地铁出口的阶梯，出现在车站里。

“别那么快，西蒙。”她嚷道，“我跟不上你了，我知道你急着让我走，可我还是求你走慢些，让我跟得上。”

寒冷把她的脸冻得发紫，眼皮下陷，嘴唇干裂。她大口大口的吐出气，在寒气中迅速化为一团白雾。

西蒙·拉肖姆放下箱子，用手背擦了擦眼睛。周围，穿着蓝色工作服的搬运工正推着小车穿梭于人群中；裹得严严实实的旅客们匆匆来往，有时互相招呼着，有的在叫出租汽车。汽车靠着人行道密密排成三行，长长的玻璃橱窗里的灯光使得这些漂亮的汽车闪闪发亮。

“我不得不到这般年纪才到了巴黎。”老妇人又接着说，“我想，在剩下的年头里是再也不来了——太累了。你们这儿台阶那么多，旅馆里地铁内到处都是，我这可怜的腿可受不了。”

她站着喘气，一动不动的，在人群中显得十分高大。她穿着一身黑：长达脚踝骨的黑裙子，比裙子稍短的黑色大衣裹着那胖得变了形的身体，围巾也是黑色，披在双肩，还戴着一对木制的黑耳环。一顶扁平帽，形如一个花圈，架在这个庞然大物上。

一个被人拉着的孩子经过时因目瞪口呆地盯着这个农

妇看，突然绊倒在旅客的一堆行李上，挨了一巴掌，哭了起来。

“得了，妈妈，该往前走了。”西蒙·拉肖姆压住声音说，“准备好你的车票。”

他比他妈妈矮小，肩头很瘦，瘦削的脸上有过于宽阔的额头。

拉肖姆大娘又开始走了，胸脯左右晃动，臀部波浪颠簸。

“要是你的女人肯的话，”她说，“我就可以住在你家里，那样的话，我就不用费钱受累了。”

“可你也看见了，房子那么小。你想到哪儿……”

“对，对。我知道，我也这么想就是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要告诉你父亲，你很如意，混得不错……我不会提你的女人的……因为无论如何，你的女人，我可不喜欢。”

西蒙差点儿喊了出来：“我也不喜欢她，不爱她，也不知道为什么娶了她！”人群挤得他紧紧地贴在母亲身上。她一个人就把检票口给堵死了。她撩起裙子，慢腾腾地在衬裙的口袋里找她的车票，她那身即便是“节日”的礼服，仍带有大粪及奶酸的味道。

他们终于来到了站台上，火车头喷着气，喷出的气遮没了好几米远的路。

拉肖姆大娘在热烘烘的蒸汽中站住，说道：“另外，我们为你做了那么多的牺牲，可你过得还不好，太可怜了。”

“不，我第一百次向你抗议！你们没有为我做任何牺牲！”西蒙喊道，“我在整个上学期间都有助学金。我还常

饿着肚子，你们从来也没给过我一个子儿……如果硬要说有的话，就是在我参军的时候，父亲非常慷慨地给了我一张五法郎的钞票……再没有别的了。在整个战争期间，你甚至连个包裹也没给我寄过……”

“谁知道寄了能不能收到呢！你还可能已经死了，如果那样的话包裹不就丢啦！”

西蒙摇了摇头，他的满腔怒火总是碰上一堵无法穿透且永远存在的软墙。他何必再回答呢？无来由惹出的这场没完没了的争吵，使他觉得有损自尊。机车发出的油、汽、煤灰的臭味，沉重的箱子，熙熙攘攘的行人，眼前的老妇人，都使西蒙心里感到十分难受。刚才他就感到有点冷，现在更觉两边脑门发胀……

“尽管刚才我那么说，”拉肖姆大娘继续说，“我们还是为你而自豪，就是这么回事。当初你要上学，我们同意了，我们倾家荡产把你养到十四岁……你知道那时候做一天的工能赚几个钱，五十，五十五个苏。后来当孩子们可以为家赚点钱的时候，你却走了。现在你有工作了，穿得好了，而你父亲和我从没穿得象你这么好……”她用既尊敬又不满的目光上下打量着儿子穿着的买来的外套，膝盖已经开始磨旧的海蓝色裤子，说：“要是可能的话，给我们寄一点钱。那样能帮我们很多忙，尤其是我们还负担着你可怜的哥哥，他的情况你也是知道的。”

“你为什么要向我要钱呢？”西蒙有些生气地说，“你完全清楚我自己都不够开支，我几乎连论文的印刷费都付不起。你们的生活相当宽裕，你们的地多得种不过来。如果父亲不是那样酗酒的话，你们会富起来的。到底为什么

……为什么要伸手讨呢？”

拉肖姆大娘抬起她松弛的眼皮，那对圆圆的眼睛顿然失色，西蒙以为她又要大发脾气——童年时他就常被这样雷霆般的发作吓得胆颤心惊。但是，她的气魄已被年龄削减，这次她可不想跟儿子闹翻。

“现在咱们说话说不到一块儿去，”她叹口气接着说，“相互间都不再理解……要知道，当初你想要找一个清闲职业的时候，我是想让你去做神父的，那你就会和我们近乎得多。”

为了使自己不至于彻底地恨她，西蒙·拉肖姆使自己努力去想：可能再也见不到她了。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孝顺儿子的姿态——一个无论如何还是要尊重母亲，要给母亲争面子的好儿子的动作，伸出胳膊好让母亲扶着往前走。

“只有城里的夫人走起路来才要挽着人的胳膊，”她说，“而我，从来都是自己走，将来还是这样，一直到进坟墓为止。”她就那样拖着那沉重的臀部走着，一直到她那节车厢，都没有再说一句话，除了在上车时哼哼了两声。西蒙把她安置在硬木座上，然后将箱子放到行李架上。

“这不危险吗？”老妇人用疑虑的目光看着，问道。

“不会，不会。”

她看了看站台上的挂钟，说到：“还得等廿分钟呢！”

“我该走了，”西蒙说，“已经晚了。”他俯下身来在那稀稀疏疏长着灰色毛须的脸颊上做了个亲吻的动作。

拉肖姆大娘用那粗糙龟裂的手抓住儿子的手腕，用低沉的声音叮嘱到：“别再像上次那样，连续五年都不回来

看我们。”

“不会的。”西蒙回答说，“只要一有可能，我就会到墨罗去的，真的。”

他的手腕还是被紧紧捏着，老妇人又说：“还有，在回家之前，你要是能给我们寄点什么，哪怕再少……我告诉你，那也能向我们证明你总还是想着我们的……”

她没有转过脸来看西蒙离开，只是沉浸在伤心之中，慢吞吞地从衬裙的口袋里掏出一块黄手帕，擦去流下的眼泪。

三

大 家 族

在吕北克街一家特殊的小公馆对面，路面上铺着厚厚的一层稻草，为的是消除车轮的噪声。在重病病人的门前铺草的习惯，随着马车的消失逐渐消失了，只是一些世代旧家还以此作为出殡前的一种仪式而保留着。

西蒙·拉肖姆扶着圆大的铸铁门执手已经好一阵。一辆黑色汽车停在门口，车灯亮着，司机走来走去活动着腿脚，以驱走寒气。

大门开了，一名老仆人向他点点头。与此同时，伊莎贝尔，这一家的侄女，出现在台阶上，“啊！您快来，拉肖姆先生。”说着的同时，她将一绺垂到前额上的头发拨回去，“他等着您呢。”

伊莎贝尔·杜伊内斯三十岁左右，三角脸，棕发，并无多少风韵。这时她一定刚从疲乏中歇息过来，两只眼睛下方还有两道暗黑色的印痕。

西蒙将他那翻领已揉皱的灰大衣放到一只文艺复兴时期式样的大箱子上，同那些饰有法国荣誉勋位、勋表或带底脚的玫瑰形小花的黑哗叽大衣、獭皮领皮大衣放在一起，用拇指擦拭了一下眼睛。他从小客厅那道半开着的门里瞥见两位瘦瘦的上了年纪的先生，他们腿很长，穿着紧腿长筒皮靴。

“他神智还完全清醒，头脑中思路清晰得很。”伊莎贝尔在上台阶走在西蒙前面时对他说道。

他们俩穿过西蒙经常来往的二楼办公室，这儿有中国工艺品；有着古怪的黑色花纹红漆家具；有精装书，珍本书——有的装订成册的，有的盖满灰尘，有的已磨损了书角，有的是全新的，书边还不曾裁开；还有一些散乱的纸张、版画。两朵大菊花已经枯败，花梗泡在黑黝黝的水里，好几天之前就该把它们扔了。

隔壁房间里就躺着弥留的诗人让·德·拉蒙内利。

西蒙·拉肖姆走进了那间布置着帝国时代式样家俱的房间。黄色的格子丝绒套和双层窗帘都已褪了色；床头灯的灯光透过黄绸灯罩洒在房间里，灯罩上的绦带镶边已变灰暗；柜子的大理石面上安置着诗人的半身塑像，那是波雷里一八九〇年前后完成的，雕塑家将塑像涂成古铜色，但鼻子上已破损的一角露出了石膏白；壁炉的镜子前一台巨大的大理石座钟，不停地发出嘀嗒嘀嗒响声。患病前，诗人就是在这间卧室里工作的。靠窗户放着一张用细木镶嵌的牌桌，上面堆满了纸张、信件和书籍。

整个房间充满一种积累沉淀多时的病热与垂暮的味道，还有东方烟草、安息香、纯酒精和加糖药水混合的气

味——一种既酸涩又香腻的味道，一种由人呼出的热气以及壁炉内火红的煤球不断散出的淡淡的味道。

让·德·拉蒙内利躺在一张床脚上饰有铜环的大床上，双目紧闭，身子被靠垫稍稍支起，肤色微微发紫。几天没理胡子，瘦削的面颊上就像撒了一层盐，平时遮住秃脑壳的一撮头发搭落在枕头上，瘦骨嶙峋的脖子上显出条条深槽，汗水浸湿了睡衣的圆领，被褥被揉得很皱。

一位六十来岁的先生，穿着晚礼服，银白的头发，面皮白净，胡子剃得很干净，一副性格固执的脸相。他眼睛盯着金表的一个指针，正在为诗人诊脉。

当西蒙走近时，拉蒙内利抬起眼皮，左眼目光稍微有点散乱，那昏暗的大眼珠转动了一会终于停住了。

“我的朋友，您真好，”诗人的声音模模糊糊的，他的呼吸阻碍声带的发声，“还来这里看我。”

他彬彬有礼到底，开始介绍说：

“西蒙·拉肖姆先生——最有才华的年轻的有学衔人士……”

穿礼服的人把他从那笔挺的衬衣里伸出来的头点了一下，只说了句，

“拉尔杜瓦。”

“今天上午，我的忏悔神甫已经来过了，”诗人接着说，“今晚上，您——我的医生——我忠实的朋友……现在又来了，可以说是我的门生，我的助手吧？”他转向侄女说，“加上这位时刻守护我的天使，我可以高高兴兴地死了。”

他叹了口气，喉管堵了起来。